



AP/Wide World Photo

战役的涟漪

Victor Davis Hanson

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上的一条战线，但随着战局的发展，美军从其他两条战线逼近日本——一条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将军统帅的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另一条是太平洋海域。在后一个战区中，1945年春展开的攻占冲绳岛战役是美军得以横越太平洋挥师直捣日本本土的伤亡最为惨重的战事之一。维克托·戴维斯·汉森教授笔下的故事描述了他的叔叔维克托·汉森如何在战斗中捐躯。这位以其叔起名的教授赋予文章动人心弦的寓意。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父母经常用在二战中为国牺牲的亲属的名字给那时出生的男孩起名。这是使美国人民在海上不再出现潜水艇、飞机完成最后任务归来和偃旗息鼓多年后心头永远铭记战争的一种方式。

难得去当地的墓地，我每次去，维克托·汉森 (Victor Hanson) 那不起眼的坟墓总使我怦然心动。碑文和碑石一样简单——除了普普通通的“第29团/第6海军陆战队师/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外只有姓名、州名、军衔、出生和死亡日期。它不像家族墓地上其他亲属的墓石那样有气派，上面没有刻着生平事迹，甚至没有“慈爱的父亲”之类的字眼，更不用说“受爱戴的祖父”

了。当一个人凄惨地、年纪轻轻的就孤独地死去时，就是这样既没留下金钱也没遗属地离开人世了。在没有留下后裔的情况下，
上图：1945年4月23日，美国士兵向冲绳岛内陆挺进。背景中的士兵正从船上卸下登陆战斗部队所需的补给。

版权所有©2005年Victor Davis Hanson。

言简意赅的缅怀也就理所当然了。

他的母亲在分娩时死亡，他的父亲在葡萄园的一次硫磺机器事故中眼睛失明。他23岁阵亡，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最后他的遗体运回国，重新安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金斯堡 (Kingsburg, California)。因为维克托是独子，他在冲绳岛上阵亡后，他父亲老维克托·汉森单传的线也就消失了。对他的回忆也消失了吗？

的确，汉森没有留下任何直系亲属可以充分体会简单碑文的意义，他的死亡记载 — 即1945年5月19日阵亡，服役于海军陆战队第6师第29团第2营F连 — 反映了他曾置身于太平洋战场最艰难的日子之一的最残酷的前沿，即向塔糖山 (Sugar Loaf Hill) 发动最后攻击并夺取它及其附近阵地的战役。同一个团的威廉·曼彻斯特 (William Manchester) 就塔糖山的残酷进攻写道：

步兵无法前进。能试的武器都试了：坦克、155毫米口径大炮 (Long Tom)、火箭、凝固汽油弹、烟雾、海军炮火、飞机。没一样奏效。要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高地上的敌人反而坚守得越来越牢固了。日军的炮兵似乎永不停止地在射击，每晚牛岛满中将都往他占领的山坡增兵。我们不断驱赶他们，行动像梦游人似的，整座塔糖山越来越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向我们。当我们匍匐前行、

团团火焰每每在我们头顶上爆炸时，我们就装死，我们几乎能感到一浪又一浪的黑色波涛在身后汹涌卷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几乎没有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

维克托是在他那个营击退死守山上阵地的日本人最后几次自杀式冲锋时被击中的 — 是在第29团幸存者最后被接替从战斗中撤退前的（5月18日）晚上阵亡在冲绳岛上的。美国冲绳岛行动的官方历史写道：“F连的一个排也力图沿山脊向西前进，但排长死了，该排从迫击炮的猛烈炮火中撤退。”作者们尔后总结了牺牲的情况：“第二天，5月19日，海军陆战队第4团接替了疲劳不堪的第29团。在包括攻占塔糖山在内的10天战斗中，第6师伤亡2662人，另有1289例战斗疲劳症。第22团和第29团的3名营长和11名连长阵亡或受伤。”

此外，海军陆战队第6师的官方历史提到维克托阵亡那天F连在塔糖山上暴露的位置：“猛烈炮火继续来自马蹄山 (Horseshoe Hill)，F连被派往那个方向。攻击执行得很完美，海军陆战队直插山顶，那里的战斗变成了在迫击炮猛烈炮火下的一场近距离手榴弹战。”

阅读那些往山上向坚守在壕沟里的日本人进攻的叙述时，你感到奇怪的不是为什么维克托在5月18日被击身亡，而是天晓得他怎能活得那么长。毕竟就在几天

里，在塔糖山上和附近，海军陆战队的阵亡或受重伤人数多达3000人，比在卡西诺山¹同盟国部队的伤亡人数还多，与在塔拉瓦²的伤亡人数大致持平。他的第29团在冲绳岛遭到重创，伤亡达82%，实际上，它已经不复存在。

然而，在没有豪华的碑石，没有颂赞声名的不朽语言，也没有任何尚存的直系亲属的情况下，没有孩子的维克托·汉森果真和他的数十名战友于5月18日在那被上帝遗弃的山上消失了吗？肯定没有。在我成长过程中，我几乎每天都听到他的名字。我的父亲是他的堂兄弟，但就他们近乎同龄和终生的伙伴关系而言，他们两人更像是亲兄弟；有一时期，他们生活在相邻的农场上，上同一所大学，并都参加了海军陆战队。正因如此，上个世纪的后半叶，我们的父母经常谈论这位神秘的亡人。“要是维克托保住了命”，随着这一再重复的话而来的是对以下诸事的各种各样的假设：他父亲随后的悲惨命运、日后使他取得成果的中学和大学时期的成就、他会娶谁为妻、养育的孩子、和我父亲的合伙关系、受到抚慰的祖父母、预兆未来成功的大学学业、被拯救的农场 — 而不是为其悲痛、患病与漂泊的人们和即将出售或失去的宅地。我从儿时就开始怨恨这个朦胧的道德典范，他没有犯过一个错误就死去了，



AP/Wide World Photo

1945年3月21日，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爆破组消灭在洞穴中顽抗的日军时，炸药将工事的瓦砾崩向高空。

从而给用他的名字起名的我留下了仿效如此高贵品质的压力。

我的父母都说过这种“如果这样，就会如何”的话，因为他们仨都离开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农场，一起去北面的斯托克顿(Stockton)上了太平洋学院(College of the Pacific)。我年轻时常听她说“他是个出色的男子汉。”我母亲过世后，维克托中学时的女友，如今80开外、已有曾孙儿女的寡妇，常常会从往事中出现，接茬弹起赞颂和荣誉的旧调；她目前一直监督着为纪念4名参战的汉森在金斯堡纪念公园(Kingsburg Memorial Park)的中心修建一个小

纪念堂的工程——那原是他们祖先的宅地。她仍然来看望，就在几周前还给我留下一个挺正规的手写便条，它的结尾是：

老维克托的独生子、内尔斯(Nels)和塞西莉亚(Cecilia)·汉森的孙子汉森下士于1945年5月19日效命疆场，时年23岁3个月，在他前后为国捐躯的还有1.25万名英勇的年轻人。《金斯堡纪事报》(Kingsburg Recorder)如是言及小维克托：“他继承了他祖母塞西莉亚(他成为丧母的婴儿后由她抚养)焕发的雅致风度。那些认识他的人无不称赞他是个性格温和的人。”维克托·汉森再未回到他加

州金斯堡第18大街(18th Avenue)1965号的家——汉森角(Hanson Corner)。他被追授紫心勋章(Purple Heart)。

从他留下的写在海军陆战队业已泛黄的信笺上的那些信里，我就已感觉到了那种谦恭，即使就那个更好时代公认的应有谦虚而言，这也不同寻常。此外，最近我接到80岁高龄的迈克尔·先科(Michael Senko)的电话，说维克托

1 卡西诺山：该山位于意大利首都以南180公里。1944年盟军取得卡西诺山战役的胜利为直捣罗马奠定了基础。译注

2 塔拉瓦：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基里巴斯共和国的首都。基里巴斯原为英属殖民地。二战期间一度被日本侵占。译注

阵亡时，他就在同一个掩体里，这意外的电话是对我为得知维克托临终前最后时刻的情况所做的努力的一个反馈。他也强调他的“温和的性格”，还说他是个“完美的人”——这个回忆来自半个多世纪后。在从接受基本训练的北卡罗来纳州勒热纳营 (Camp Lejeune, North Carolina) 写给他祖父母的一封信中，除了简短和轻描淡写地谈了各种各样的两栖登陆演练、马拉松式的拉练和名目繁多的耐力测试外，维克托更关心的是他国内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小农业城市金斯堡的八九十岁高龄的替身父母的健康和安全。最后一段写道：“知道你们全都安好，我确实非常高兴，因为我时刻在挂念，你们是否全都平安无事。我一切都好，没有比现在更好了，从没像现在这么重过。我想我现在超过200磅——大概体力消耗不够吧。好吧，我想我该住笔了。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爱你们的维克托。”

有时会冒出一些关于他阵亡的简略细节。“他没注意的时候，一台该死的机关枪夺了他的命，”维克托死后20年，我那瑞典籍祖父在话语被咳嗽和愤怒打断前——他的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役之一）法国阿尔贡战役中让毒气给毁了——这么说道。其他模糊的说法提到他的连队被切断并遭到包围。今年5月之前，我一

直想知道人们是怎么知道他生命最后时刻的情况的。

“他们没有理由把那些小伙子们那样部署在冲绳岛，”我爸爸有时也在愤慨地喃喃自语后吐露这么一句。“他们正中日本鬼子的下怀。真该死，我们反正本来就在把日本炸成碎片，他们本来可以绕过那该死的岛。可是没有，这不是海军陆战队做事的套路。”多么奇怪的想法：没打过仗的我们这一代人认为我们轰炸得太过分，惩罚日本人过了头；打过那场战争的我爸爸那代人深信空战来得太晚，而且不够狠，因而未能阻止日本人在像冲绳岛那样的地方惩罚他的同胞们。

两个表兄弟实际上都参加了海军陆战队；由于我父亲和长官发生争吵，他被终止基本训练——尴尬的细节从未向我们透露过——但因接受参加陆军航空兵团³ (Army Air Corps) 的条件而未受到正式指控。而这后来导致他承受了如同冲绳岛一样可怕的经历。但即使我对此有所了解，我也始终不明白为何有时他的愤慨变得内向；这肯定不是因为未能和维克托并肩战斗在冲绳岛的缘故。在他感情冲动的其他时候，懊恼显得更为蹊跷，这时他暗示如果毁灭性的B-29轰炸机——他作为飞机中部的火力控制炮手曾参加过39次从天宁岛 (Tinian) 飞越日本上空的任务——更早些和更猛烈些

地用火焰炸弹轰炸日本，攻打冲绳岛就没有必要了。按照他的逻辑，一个由300架B-29组成的空中“无敌舰队”如果在1944年而不是在1945年的春夏就对日本实行地毯式轰炸，那么维克托或许只需要执行点卫戍任务，在九州岛的焦土上肃清几个顽抗者了。鉴于他执行过令人胆寒的投掷火焰炸弹的任务——他原先中队的16架轰炸机中只有他的机组和另一个机组活了下来——我这个20世纪70年代中期关心我父亲又不知所措的大学生，有一次试图主动安慰他。“喏，爸爸，认为你们这帮人行动慢了，这难以接受；你们毕竟在两个月里几乎把那个国家整个都烧尽了。”

那时我的大多数大学同学——从他们竟然还知道或想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层次上来说——一致谴责那次轰炸，不管是常规炸弹还是原子弹，认为它如同当时的越南战争一样惨无人道。而我那奇怪的父亲，照我看是全世界独此一人，竟认为威慑力巨大的大火风暴规模太小，来得太晚！这就是很不情愿地离开他们的宅地去杀害那些杀害自己同胞的农场小伙子们的留下的终生愤恨的代价。

维克托的海军陆战队照片过去——现在也还——挂在我家的墙

³ 陆军航空兵团：1926年至1941年美国空军的名称。

译注

上。我不知道他半个世纪前的遗物去哪儿了。只有几件好像给了我故去的父亲。我小时，它们通常会冷不防地冒出来。1962年的一天，我从谷仓椽子里拽出一根巨大的992克（35盎司）重的路易斯维尔强击手棒球队（Louisville Slugger）的球棒，“维克托·汉森”的字样烙刻在木头上；我们用了它5年，安上螺丝、胶条和树脂，直到它因年头太久和过度使用而散了架。它是根大块头的球棒，17年前一个远远不止1.9米高、91公斤重的年轻瑞典人用它挺合适。

20世纪70年代初我上加州大

学圣克鲁斯分校（UC Santa Cruz）时，我带上了他的大学书包，那时它已经有30个年头了，两处压有“VH”（姓名首字母）。它的年头和怪异的结构有时引发富裕的未来洛杉矶（Los Angeles）叛逆传统者收购它的要求。他们认为现在塞着希腊文和拉丁文书本的书包的奇怪帆布和皮镶边是异国情调的，甚至是不时兴的。“他的祖母给他买的，”我的父亲解释道；他又说：“按他的学位，他本该当个军官，而不是参加前线的海军陆战队。”虽然我只有18岁，但我已经意识到拿着同样书包离

开农场的两个威克托·汉森之间荒唐的差别——一个是半心半意地步入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懒散的、自我专注的文化，另一个则是热切地走进1944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的炼狱。

尽管有姓名首字母的书包每天使我想到维克多，但我尽力忘掉他，可他似乎却总是在最出乎意料的场合上再现。4年后我毕业时，一位来自冲绳岛的日本朋友和蔼可亲的父母和我们一起吃学士学位授予仪式后的晚餐。我注意到我父亲坐在近处，而且就我

在这幅1945年5月14日拍摄的照片片中，冲绳岛战线后的一名受伤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躺在担架上，头枕在背包上，右侧的一名海军医院战地急救员将悬挂在插在地上的步枪的容器中的血浆输入伤者体内。

AP/Wide World Photo





本幅照片摄于1945年5月10日。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正快步穿经冲绳岛上的死亡谷(Death Valley)。

Digital Stock Corporation (National Archives photo)

知道后面将会 —— 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 朝我做鬼脸；要记住，那是1975年的圣克鲁斯（距离维克托死的那月已将近30年）。我们同屋同学的母亲就美国人和她幼年在战时日本成长的艰难说了些完全符合情理的话；她的来自冲绳岛的丈夫也提到战争和美国人在岛上造成的流血的事情。

在蒙特雷湾(Monterey Bay)地区举行的6月毕业典礼笑语盈盈、悠闲自如的氛围中，喝着白葡萄酒进行高雅的闲谈和餐桌漫谈时人人都变得更加坦诚。我们难道不能对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有个一致的看法吗？有一位习惯于大学中日益发展的多元化氛围，并顺应当时把对近期在越南的轰炸感到耻辱和悔恨视为美国的新

觉醒的人，说漏了嘴提到B-29轰炸机、火焰炸弹轰炸、冲绳岛上的自杀和所有那些令人遗憾的美国野蛮行径。

从那时开始，一切急转直下。对我我那脸涨得跟甜菜一样红的父亲对这些典雅的中年日本人的反应全都不去听它，除了最后一句粗鲁的话：“对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报复还不够。”为不属武士阶层的圣克鲁斯分校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说句公平话，此时此地谁能想到维克托的幽灵会再现呢？

他给他祖父母的信里主要担心自己当海军陆战队的条件可能不够好；万一通不过各种各样的耐力测试，海外打丛林战他可能不够格；因为臆想的肌肉力量减弱 —— 其实他原是个各方追求的热

门大学奖学金运动员，他曾和我父亲一起在太平洋学院埃默斯·阿隆佐·斯塔格⁴(Amos Alonzo Stagg)的球队里打过球 —— 他可能不是个完全够格的海军陆战队员，所以会由更能胜任、更好的人取代。在他祖父母的另一封短函中，他表示了对海军陆战队发的步枪打丛林战可能有缺陷的担心：

你们能帮我留意一种45毫米口径的自动手枪吗？型号是1911或1911A1。部队不再发这种枪，可是在战斗中除了步枪，再有这么一把就好了。万一步枪或卡宾枪哑火，有它就方便了。它们像是这样的[见草图] —— 这只是大概

⁴ 埃默斯·阿隆佐·斯塔格：(1862 - 1965)，任美国大学橄榄球教练达71年之久，获1943年度美国大学最佳橄榄球教练称号。译注

的模样。如果你们碰巧遇到一把，而且是把好枪，就买下它；你们可以用我寄给你们存进银行的钱。我想45美元到60美元能买到一把新的，可我想你们可能找不到新枪。如果你们碰上好运，告诉我……今天肯定是个万里晴空的好日子，非常像春天。早上还是挺冷的。好吧，就此住笔。爱你们的维克托。

我能想像他那85岁高龄的移民祖父母会立即离开他们那小瑞典农场驱车前往弗雷斯诺(Fresno)去为孙子找一把45毫米的手枪，这样他就能杀死日本人而不被他们杀害。但找枪是徒劳之举。他们找到没有我就不得而知了。

正如我前文所述，过了60年之后我在2002年春天努力寻找任何一个仍然幸存的F连的人——任何一个自地狱般的冲绳岛幸免于难，经过随后60年风雨依然健在，或可能认识维克托·汉森的人。近60年来，我们汉森家活着的成员所知道的维克托生命最后时刻的情况似乎只限于海军陆战队来的官方哀悼信件。一个名叫罗伯特·J·谢勒(Robert J. Sherer)的中尉于1945年7月26日就维克托阵亡情况的来信如是写道：“5月18日我们连攻打并夺取了敌人占领的那霸战线的新月岭(Crescent Ridge)。我们正在为过夜挖战壕的时候，遭到了来自左侧敌人的猛烈机关枪射击。汉森下士就是这时候受

的伤。他立即得到抢救，但只挺了片刻。他得到合乎礼仪的埋葬……”

我不久所发现的情况着实惊人。竟然还有F连的幸存者——他们的追忆使我惊异不止。理查德·惠特克(Richard Whitaker)——维克托阵亡那天晚上在塔糖山上受伤的海军陆战队29团2营F连的退伍军人，以及乔治·费费尔(George Feifer)动人的《天下惨剧：冲绳岛战役和原子弹》(Tennozan: The Battle of Okinawa and the Atomic Bomb)中的杰出英雄人物——帮助我找到几个狐狸连(Fox Company)幸存的成员。其中一个正是罗伯特·J·谢勒！

自57年前给汉森家写了那封信后，如今80多岁的他再次于2002年2月28日亲切地寄来了第二封信，以同样优美和庄重的笔触谈论维克托。“小维克托·汉森受过相应训练，并担任火力组组长。他是一名下士，被公认是一名出色的海军陆战队员和带头人……我还能回忆起看到汉森下士站着扔了颗手榴弹和被敌人的机关枪击中的情景。散兵坑里我的‘通讯员’一等兵瑞安(Ryan)在我身旁，他也同样被机关枪击中。他们俩当场牺牲，一等兵马迪根(Madigan)也阵亡了。比尔·特威格(Bill Twigger)中士大腿受伤，被命令撤退。”

收到罗伯特·谢勒的信后没几

天就来了上文提到过的海军陆战队第6师的老兵迈克·先科的电话，他对塔糖山战斗的细节有丰富的记忆，他的叙述跟谢勒一样感人。而后，第二天收到的极其庄重的叙述恰恰来自曾经受伤的比尔·特威格，他和罗伯特·谢勒一样，60年后为维克托·汉森的阵亡提供了我们家任何人以前都不了解的更详尽的细节。“从前面传来的消息说维克托的右大腿被敌人的一梭子机关枪击中。在战地救护员赶到给他进行急救前，他就因流血过多而死去。报告很快得到证实，由于伤口过大，出现休克，维克托没有经受长时间的痛苦，他几乎是当即阵亡的。”

最后比尔·特威格以令人心碎的轶事结束他的叙述——我想我不能使有关各方感到难堪地摘引它：“维克托的阵亡有个悲壮的余波。年轻的彼得(Peter)·马迪根听到维克托牺牲后失去了控制，他高声叫喊着、咒骂着冲出当时依然安全的掩体暴露在敌人的面前，结果在步枪弹雨中倒下了。”在解释和追忆中，特威格描述了马迪根近乎同时的阵亡。他写道“维克托的话语中找不到‘浅薄’和‘庸俗’。他身躯高大，是我们中最健壮的，我们这一伙中的‘最小号’人物彼得·马迪根跟他成了好朋友。”特威格以像谢勒一样极其动人心弦的语言，今天的研究生难望其项背的语言，详述



National Archives & Records Administration

海军陆战队上校弗朗西斯·I. 芬顿(Francis I. Fenton) 在冲绳岛上他儿子的坟堆前祈祷。二等兵迈克(Mike) · 芬顿在日军的一次反攻中阵亡，时年19岁。

了马迪根是个多么好的人。

可这个以不寻常方式一轮又一轮地披露事件的事情到此还未结束。最后，在2002年3月31日，冲绳岛登陆57周年纪念的前夜，我出乎意料地收到狐狸连另一个也听说了我在调查的老兵来的电话，他名叫路易·伊特曼(Louis Ittmann)。是的，他跟维克托·汉森也很熟悉，也证实了他的形象——一个身材魁梧、心地善良的人，在塔糖山上被机关枪弹雨击中流血过多致死的瑞典大学毕业生。置心交谈后，路易·伊特曼在结束谈话时提出一个请求，是我完全

没有料到的：他问我想要他的戒指吗？

戒指？

我纳闷，这是1945年，还是2002年——是生活舒适的48岁教授的我应经历，还是年高德劭、时年81岁，正跌跌撞撞地走在他的葡萄园里，承受着丧失孙儿噩耗的打击的瑞典老人内尔森·汉森应有的经历？伊特曼随后进行了解释。维克托预感到会在塔糖山上阵亡，早些时候就请他的朋友——如果他阵亡——将他视为至宝的戒指取下寄回家。他们试了，要把它寄往加州的金斯堡时，出于

礼貌先给我们的农场打了电话。心烦意乱的家人——我的伯父、祖父母和堂兄弟姐妹——心情过于沉痛没法接茬听电话。就此路易·伊特曼这位好“保管员”从57年前那悲壮的夜晚起就一直悉心照看着维克托的戒指。2002年5月21日，它邮寄到我处。戒指圈已经断开，不是由于磨损，就是因为他的遗体从塔糖山上运下一段时间后需要费点劲掰下来造成的。我此刻写字的时候手里就握着它，作为一个崇尚古典希腊和罗马文学艺术的人，我被镌刻在戒指上的一个罗马军团士兵的侧影迷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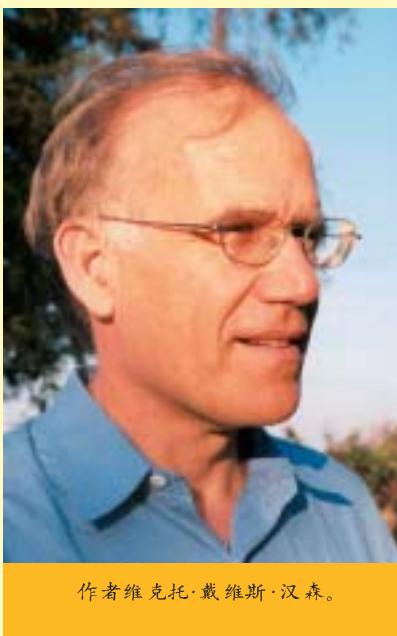
维克托什么时候买的？为什么20世纪30和40年代加州中部的农场男孩的戒指上镌刻着一个罗马士兵的像？

由于我的父母和其余大多数汉森家的人都已过世，我想这类问题和其他的问题恐怕永远都得不到答案了。但是我确实知道我从未和比5月18日冲绳岛悲壮夜晚的那些海军陆战队第6师的退伍军人更亲切温雅的人交流过—特威格、先科、威特格、伊特曼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在大约57年后通过信件和电话诚挚和无拘束地与我分享他们的回忆。在他们的书信和口头叙述中没有流露出对大可质疑的策略的怨艾—就在战争结束几周前派遣他们正面攻击有战壕掩护、经验丰富的精英部队；也没提及对日本人的永世不忘的仇恨；对他们的残酷反击也没有歉意；除了对目前这个国家，尤其是我们当前所处的考验中，表示感人至深的赞赏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

当我问道是否可能有另一种攻占冲绳岛的方式时，有一人叹了口气说道：“可能有，可冲绳岛是我们通往日本本土途中数以千计敌军盘踞的岛屿，我们不能就把这么多敌人留在我们身后。我们是在打仗。”当我进一步逼问向战壕里的敌军发动正面冲锋是否有道理时，一致的意见是：“谁知道呢？不过那是海军陆战队打仗

的方式，而我们接受它。攻占这个岛屿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做到了。”尽管他们经历了那样惊心动魄的恐怖，他们对所做出的牺牲仿佛有一种似罗马诗人维吉尔⁵式的自豪感：*Forsan et haec olim meminisse iuvabit*（这句拉丁文的意思是：或许会有这么一天—即使回忆起这些事情时也会有甜蜜之感。）

鉴于大量的美国士兵在冲绳岛上阵亡，我不相信在旧金山(San Francisco)圣弗朗西斯酒店



Pauline Hanson

作者维克托·戴维斯·汉森。

(St. Francis Hotel) 奢华套间里策划代号为“冰山行动”(Operation Iceberg) 的强攻冲绳岛的那些优秀的、非常有经验的人们在打仗方式上就有那么明智。我也不认为美国陆军关于冲绳岛战役的官方

叙述有多大的可信度，它以如下自信的借口为结束语：“冲绳岛战役的军事价值超过了所有愿望。”我承认正统的和修正派的历史学家们对像我这种质疑“冰山行动”的必要性和逻辑性的人一律嗤之以鼻；我也提不出有可能确保减少敌我双方死亡人数的夺取冲绳岛的替代策略。我当然不知道在明知不能或不会先将后方在冲绳岛上的11万名日本老兵歼灭的情况下，美国人怎么能继续推行入侵日本的计划。我还知道有其他更为杰出的人物在冲绳岛上效命疆场—知名战地记者厄尼·派尔(Ernie Pyle)、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⁶ (Simon Bolivar Buckner) 将军本人和数名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获得者。与被烧成灰烬、肢体炸飞和那个夏天逐渐饿死的总共20万日本士兵和冲绳岛平民相比，我从未见过的来自加州金斯堡的23岁农村男孩的死就不足挂齿了，这我同意。是的，这一切我都接受，但我还知道一个人的死亡带来的宽阔涟漪，我看他的戒指时，它们还没有停止荡漾—至少还没有完全停止。◇

⁵ 维吉尔(Virgil)：(70 - 19 BC) 古罗马诗人，其诗作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产生重大影响。

译注

⁶ 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他是二战期间率领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18万多士兵攻占冲绳岛的美国陆军中将。译注